



外国短篇小说欣赏

江西人民出版社

外 国 短篇小說 欣 賞



江西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选的十五篇外国短篇小说，都是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真实地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在艺术上更可堪称完美之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每篇文章之后附有评论文章，侧重在人物形象和艺术技巧方面进行分析，以帮助读者阅读和欣赏。

外国短篇小说欣赏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赣东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2.5 字数 26万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

统一书号：10110·156 定价：0.93元

目 录

- 三怪客**……………〔英国〕哈代(1)
 读哈代的《三怪客》……………茅于美(25)
- 快乐王子**……………〔英国〕王尔德(33)
 奇光异彩下的冷酷的现实
 ——《快乐王子》浅谈……………王慕曾(45)
- 卖火柴的小女孩**……………〔丹麦〕安徒生(53)
 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
 ——浅谈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管珺(57)
- 伐妮娜·伐尼尼**……………〔法国〕司汤达(62)
 爱情、生命与自由
 ——读司汤达的《伐妮娜·伐尼尼》……………曹淑芬(92)
- 不可知的杰作**……………〔法国〕巴尔扎克(102)
 “小小的杰作”
 ——《不可知的杰作》品评……………成凯(135)
- 陪衬人**……………〔法国〕左拉(144)
 商品世界的艺术写照
 ——《陪衬人》浅析……………王珊(153)
- 项链**……………〔法国〕莫泊桑(161)
 《项链》的思想和艺术……………陈惇(173)

- 一百万英镑的钞票……………〔美国〕马克·吐温(183)
 巧妙的构思 深刻的讽刺
 ——浅谈《一百万英镑的钞票》的艺术特色… …邵 鹏 健(212)
- 麦琪的礼物……………〔美国〕欧·亨利(222)
 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读后……………李 泱(230)
- 一块牛排……………〔美国〕杰克·伦敦(238)
 一场生命攸关的拳击比赛
 ——读杰克·伦敦的《一块牛排》…………… 曹 淑 芬(261)
- 外 套……………〔俄国〕果戈里(270)
 沙皇官僚制度下的牺牲者
 ——浅谈《外套》中阿卡基的形象…………… 葛 杏 春(304)
- 总 管……………〔俄国〕屠格涅夫(314)
 剥开“文明”和“仁慈”的外衣
 ——谈谈《总管》中地主宾诺奇金的形象… …葛 杏 春(332)
- 舞会以后……………〔俄国〕列·托尔斯泰(343)
 《舞会以后》的艺术特色……………王 珊(356)
- 万 卡……………〔俄国〕契诃夫(364)
 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读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万卡》…………… 匡 兴(369)
- 小耗子……………〔埃及〕迈哈姆德·台木尔(379)
 《小耗子》和它的艺术特点……………浦 漫 汀(387)

三 怪 客

〔英国〕 哈 代

英国的农业区域内，往往经历几百年，依然不改变旧观；这些区域很有些特点，例如英国的西部和西南部有许多绿茵平旷的高地山谷，占很大的地面。通常那里人迹罕至，荒芜一片，即有，也不过是孤零零牧羊人的一间茅屋而已。

五十年之前，在一处山谷的高地上，站着一间茅屋，也许至今还存在。这地方虽然荒僻孤零，但实地测量过，离城也不过三英里。那末为什么这样孤零呢？因为这三英里路尽是不平的高地，在漫长的盛暑和寒冬里，风雪雨雾，是不断的，即使泰门①或尼布甲尼撒②住在那里，也不怕别人来打扰了；在天气好的时候，又不能引起并不那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默念美事美物的诗人、哲学家、艺术家等等的游兴。

这一带孤零的茅屋，都靠在土堆、树丛或遗留下来的旧矮篱巴而建筑的；不过故事中的茅屋却并不是这一类的。它

①泰门 (Timon) 希腊的愤世嫉俗者，因身经人世的无情和失望的痛苦，与世隔绝，孤寂以终。

②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ezzar, 公元前605——公元前562)，巴比伦国王，曾经应了神的预言，“被赶出离开人世，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见《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五十三节）。

名叫高克老斯坦，是完全独立，不靠傍什么的，孤零零的一所房子。建筑在这块地面上的唯一理由是两条小路的十字口，这两条小路在此相交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因此这所茅屋，整个儿暴露在风雪雨雾的侵袭中。风吹时，毫无遮盖，雨打时毫无荫蔽，冬季里经过各种各样的恶劣天气，但并没有象低地上居民所设想的那么坏。冰霜的酷烈性和损害性并没有象低谷里所受的重而大。当那牧羊人跟他的家属受人可怜的时候，他们说实际上比从前住在邻谷里小河边好多了。

一八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那晚上，真是够叫可怜的一个晚上。平射的风雨打在墙上、山坡上和山脊上。好象森拉克和克勒西①的箭。绵羊和野兽没有棚棚可躲的，高举着臀部向风站着，栖在树上的鸟，尾毛吹扫开象柄伞。茅屋的屋角湿了一大块，檐沿上挂下来的东西在风里晃击着屋墙。但要是有人可怜屋里的牧羊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屋内已在大开宴会，庆贺第二个女儿题名受洗礼。

客人在雨前都到齐了，现在都团聚在起坐间或称为正厅里。在这热闹晚上的八点钟，探头一察屋内的情况，就知道在此暴风大雨的时候，真是个又温暖又舒服的去处。壁炉上挂着许多擦得雪亮的无柄羊毛割刀，当作装饰品用，也无异是职业的标志；那式样各不同，从家用《圣经》里画着的最旧的式样起，直到最近在市上出售的最新式的止，不下好几十种。房内点着六枝蜡烛；烛心之大，比外包的烛油小不了多少；所插的烛台，都是庆祝圣节和宴会时才拿出来用的六。

①森拉克（Senlac）系英国地名，克勒西（Crecy）系法国地名，均以制造弓箭闻名于世。

枝蜡烛火分配在全房内，两枝放在壁炉的搁板上。这些烛火的位置本身就有很明显的意义：它是举行宴会的表示。

壁炉的内部烧着大块的木头，外面爆着细小的树枝，那炸裂的声音“好象呆子的痴笑”。

屋内团聚着十九个人。内中女人五个，穿着各色鲜明的衣服，沿墙坐在椅上；怕羞和不怕羞的姑娘们，都挤坐在沿窗的长凳上；四个男子内有木匠查理·约克，教堂书记伊力亚·纽，邻近牛乳厂的主人，牧羊人的岳父约翰·匹卷，躺在靠背椅里；一个小伙子跟一位姑娘，两人红着脸，在屋角的碟橱下，羞涩地讨论终身大事；一位五十多岁刚订婚的老人，不安地在他未婚妻面前踱来踱去。享乐是普遍的，而尤其是在这不受习俗拘束的今晚上。相互的信任和好感产生了圆满的舒泰，又没有处世的正经心事（这除了极富或赤贫的人以外，一般人在享乐时往往会煞风景的），因此悠闲的态度，贵族式的雅静安详，传遍了大部分的欢宴者。

牧羊人番纳尔娶的亲很不坏，他的妻子是邻谷牛乳厂主人的女儿，娶过来的时候，她口袋里有五十个基尼——这钱都藏着准备下一代子女有需要时拿出来用的。这位节俭的主妇对于宴会该采取怎样的形式，煞费了一番心思。静坐的宴会有它的好处；不过老坐在椅里凳上不动，男子们真会把屋子里的酒喝干净的。跳舞会呢，虽然酒可以喝得少些，不过经了跳舞的运动之后，宴客的食量却会大大的增加，甚至于使伙房起了恐慌。番纳尔太太就采用一种混合的方法，短舞之后，接着便是歌唱谈天，一会儿又是短舞，轮流交替使两者都不至于趋于极端。但是这方法只有她一个人明白，她丈夫却毫不吝啬地在尽情地款待客人。

琴师是个住在近处的小孩子，约莫十二岁光景，他对于奏急舞摇摆舞更是擅长；他的手指很小很短，奏高音的时候，不能不急速地向上移，接着又要急速地回复原位，声音可难免不混杂了。七点钟一到，那孩子咿咿呀呀地开始拉起来了，教堂书记伊力亚·纽特地带来了蛇形喇叭，给他伴奏，跳舞立刻就开始了，番纳尔太太私下恳求两位奏乐的不要让跳舞超过十五分钟。

但伊力亚·纽和孩子在演奏得兴奋的当儿，竟把这个命令忘了。并且，奥列佛·斋而兹，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跳舞时给他的舞伴，三十三岁的美丽姑娘迷住了，毫不在乎的递一个克郎币给那两位音乐家，贿赂他们竭力的延长跳舞时间。番纳尔太太看见舞客的脸上都在发热气，走过来拉拉奏琴人的肘，一手按住蛇形喇叭的嘴。但是他们毫不注意，依旧发奋的拉着吹着；女主人怕禁阻得太显著了，于女主人的体面有关，也只好回过去失望地坐下来。舞者愈跳愈热烈，团团的转动如天上的行星，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一会儿到最高点，一会儿到最低点，直到屋端挂钟的长针绕了一周才休止。

番纳尔茅屋内欢乐宴舞正在进行的时候，户外黑暗中发生了一件极关重要的事。番纳尔太太正担心着跳舞将愈形紧张的时候，孤零零的高克老斯坦山上走着一个人，他是从城里的路上来的，向山头走去。他不停的在雨中行着，沿着破碎的小道直奔茅屋而来。

将近月圆的时候了，所以虽然天上布着雨云，户外一般的東西却都看得清清楚楚。惨淡的夜光照见那来客是个弯腰曲背的人；从他的步态看得出，他已经超过行动十分灵活的

年龄了，虽然必要走快步时还显得不太勉强。粗看起来，大概有四十岁左右。他身材似乎很高；不过在军营里当过军曹的，或其他惯用眼睛来推测人的体高的，见了一定会说最多不过五英尺八九英寸，因为太瘦了才显得个子高。

虽然他的步伐很整齐，但很小心，好象他心里在摸索道路似的；他穿的衣服虽然不是黑色的，但他的模样儿自然而然的会使你想到他是属于穿黑色衣服的人。他的衣服是棉绒的，他的长鞋底上有短铁丁，不过照他的步履，不象是惯穿有底丁的长鞋和棉绒布的乡下人。

当他走到牧羊人的屋子前面时，雨下得更大更猛烈了。风雨的威势在茅屋前面显得比较弱些，他因此便停步下来。在茅屋前面没有树篱的园中，最显著的东西是一个空的猪棚；在这种荒僻的所在本不计较屋前美观不美观，搭个猪棚视为当然的常事。那棚顶水浸后发出的白光引起了那过客的注意。他转弯过去，找见是空的，便走进去站着躲雨。

蛇形喇叭的低声和提琴的高音从屋里透出来，伴奏着狂雨蔽地的声响，落在菜蔬上的更大的响声，打在路那头隐隐约约的八九个蜂房上的咯咯声，檐沿的雨水滴入一排沿屋墙放着的木桶和铁锅里；在高克老斯坦和别处高地的住屋一样，家务中最感困难的事是缺少水，所以每遇到下雨，屋里一切可以放水的家具都搬出来接受。高地居民在夏天旱季里，有许多古怪的故事讲他们怎样节约肥皂水和洗碗水。不过在目前的雨季里，可不需要这类急救的办法；接受了上天赐下来的，已足够储蓄很多了。

后来喇叭声停了，屋内就静寂下来，顿然的寂静使雨中的来客从幻想中惊醒过来，跑出猪棚门，显然带着新的意图

向茅屋的门口走来。到了门口，他先跪在一块大石头上，俯身在一排器皿边，把水喝了一饱，水喝够了，他站起来举手预备敲门，但他眼睛瞧着门停住了。木门上黑漆漆的看不出什么道理来，那么势必是他凭着想象力穿过了这扇门在观察里面住的是什么样的人，敲门进去有什么问题没有。

在此迟疑不决中，他转身望望四周的景色。一个人也瞧不见。园中小道从他脚下蜿蜒向东低下去，在水光中宛如蜗牛的过道；一口干井的顶部，井盖和园门的顶栏都同样的镀着发亮而滞涩的水色；远处在山谷里隐隐一线白光，表示河水已涨到草场上来了。再过去闪着几盏昏沉沉的灯光——那就是他刚从那里来的城市。来路上的死寂无声使他下了决心；他敲门。屋内的乐声和跳舞已经停止，他们正在随便的谈话，木匠向同伴提议唱歌，同伴们却并不热心接受，所以外间的敲门倒是来得正好。

“进来！”牧羊人回答道。门闩举了起来，那赶夜路的人已显身在门口的草席上了。那牧羊人站起来，剪去近手两枝蜡烛心，转身看着来客。

烛光下照见来客是暗色的皮肤，姿容颇有动人之处。他的帽子起初并不除掉，低低的压在眼上；他的眼睛大而坦率，有决心，闪闪发光的向屋子四周瞧着，他瞧完了似乎很满意，除了帽子，露出凌乱的头发，用很响亮沉重的声音说道：“雨下得大极了，朋友们，我请求你们让我进来休息一会。”

“当然可以，”牧羊人说道，“并且真的，你好运气，选这个时候来，我们刚好有庆祝开跳舞会——虽然，这种庆祝最多一个人一年只有一次罢了。”

“不算多吧，”一个女人说道，“因为孩子们早点生完了，早点可以休息。”

“请问庆祝什么？”来客问道。

“生孩子受洗礼。”牧羊人说道。

来客希望牧羊人不论孩子太多太少都还是很快乐的，他们邀他喝酒，他立刻接受了。他的态度在户外时非常可疑，现在却完全极随便极坦率了。

“到山谷里随便散步，耽搁晚了吧——啊？”那五十岁刚订婚的老人说道。

“晚了，先生，一点不错。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想坐在壁炉旁边烤烤火，太太，因为我外衣全湿了。”

番纳尔太太答应了，让地方给来客坐，他走到那壁炉一角，坐舒服了，便伸手伸脚的躺着，好象很熟悉似的。

“是的，我的鞋面上的皮已经拆裂了，”他瞧见牧羊人的妻子老望着他的鞋子，不得不随口这样说道，“并且大小太不称了。我最近光景很坏，所以只能找到什么就穿什么。到了家就可换一身配身的衣服了。”

“你是这儿附近的居民吗？”她问道。

“不是——离这儿远啦。”

“我也这么想，我也不是这儿的人；听你的口音，好象跟我的家乡不远。”

“不过你一定不会知道我的。”他急忙说道，“我比你早生许多年啦，太太，是不是？”

女主人果然很年轻，这个事实阻止了她仔细的盘问。

“还有一件事就使我真正快乐极了，”来客说下去道，“我的烟抽完了，真是抱歉得很。”

“我来替你装满烟斗。”牧羊人说道。

“我还要请你借个烟斗给我哩。”

“抽烟的会没有烟斗吗？”

“我在路上丢啦。”

牧羊人拿出一个新的泥烟斗，塞满了烟，交给他，一面说道：“你把烟匣给我，也顺便替你装满了罢。”

来客在衣内各个口袋里都搜遍了。

“也丢了吗？”主人惊异的说道。

“怕也丢了，”那来客很慌张的答道，“你替我用纸包一点罢。”他在烛火上吸燃了烟，吸的时候把烛火都卷入烟斗里去了，于是他又坐舒服在屋角里，眼瞧着湿腿上的蒸汽，好象不情愿再讲话了。

当时屋内大部分的客人都不很注意他，因为这时正在跟奏乐者热烈地讨论第二次跳舞时奏什么曲子；后来决定了，便预备站起来再跳，忽然间门上又来一阵敲门声，把他们的跳舞阻止了。

壁炉边的客人听到了敲门声，便把铁火棒拿在手里用心地拨火，好象拨火是他生存中重要的目标；牧羊人第二次叫道：“进来！”不一会另一个人站在门口草席上了。他也是陌生人。

此人的姿容与刚才来的恰恰相反。他的态度很平凡，他的容貌却有浪游四海到处为家者的喜悦颜色。他比先来的大几岁，头发已呈花白，眉毛竖而硬，髭须蓬松。他的脸饱满，但有些松弛，不过绝不象是毫无毅力的。鼻上有几处红斑，他把长大褐色的外褂披到背后去，里面就显出一身深灰色的衣服，表袋里挂出好几个大而重的五金做的印子，这是

他唯一的装饰品。他把低顶发光的帽子上的水抖去后，说道：“朋友们，我请求你们让我躲避几分钟，不然，到卡斯脱桥雨水要湿透到皮肤里去了。”

“请进来罢，先生。”牧羊人说道，可没有先前那样热心了。这绝不是因为他吝啬，实在因为那间房并不大，空椅又少，潮湿的客人会使穿得极鲜艳的太太姑娘们感觉到不舒服。

但是第二位来客脱去了大衣，把帽子挂在横梁的钉上，好象有人特意请他挂的，他走前去，坐在桌旁。那桌子推在近壁炉的墙角上，使地面扩大便于跳舞；桌的一边正放着第一位来客的肘臂；因此两个人坐得很靠近。他们相互点点头打破了不相识的隔阂，第一位来客递给第二位一个大酒杯——这是个棕色的祖传大瓷杯，杯边给几代人的馋嘴擦损了一些，象磨损的门槛一样，杯外烧着几个黄字，写的是——

没有我

就无趣。

那人接过杯来一无难色，举到唇边，喝了又喝，喝了又喝，喝个不停，到后来牧羊人太太的脸上发出奇异的青色，心里吃惊不小，奇怪第一个来客敢以不是自己的东西来献客。

“我早就知道了！”狂饮者极表满意的向牧羊人说道，“我在你园里走的时候，看见一排蜂房。我就对自己说：‘有蜜蜂就有蜜，有蜜就有蜜糖酒。’不过这样好的蜜糖酒倒是过去没有尝到过的。”他于是又举起杯来大喝，直到酒杯横成平线。

“我真高兴！你喜欢这酒。”牧羊人热切地说道。

“这是好酒，”番纳尔太太承认道，不过毫不热心，好象为了这几句赞美，所付的代价可能太大了，“酿这酒很不容易呢——真的我们再也不打算酿了。因为蜂蜜市价很高，销路很旺，我们尽可以用洗蜂房的水做的淡糖酒来代替。”

“喔，不过你永远得不到客人的欢心了！”那第二位客人第三次举杯喝干了酒这样说道，“我爱喝蜜糖酒，好象我爱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和平时救济穷困的人一样。”

“哈，哈，哈。”屋角里的客人笑道，虽然他静默着只顾抽烟，但听了他同伴的滑稽话，禁不住笑了出来。当时制蜜糖酒都用纯粹新鲜的蜂蜜，一加仑酒放四磅蜜——外加蛋白，肉桂，姜，丁香，豆蔻香料，迷迭香，酵等等附加品，还经制造，装瓶和入窖种种的手续——其酒性非常强烈浓厚，虽然吃起来甜蜜蜜的好象很淡似的。所以穿深灰色的客人渐渐有点醉了，发热起来，他把背心钮扣松了，靠躺在椅背上，分开了两腿，使他成为极受注目的人。

“好，好，我说过了，”他继续说道，“我是去卡斯脱桥的，我一定要去的。我这个时候应该好走到了；但是风雨把我赶到你们屋里来，我可不懊悔。”

“你不住在卡斯脱桥吗？”牧羊人问道。

“不，虽然我想不久要搬去。”

“那边去经商，可不是？”

“不，不，”牧羊人的妻子说道，“很容易看得出来这位先生是有钱的，他用不着做什么工。”

穿深灰色的客人顿住了，好象在考虑要不要接受这句评语。他决定拒绝，说道：“太太，有钱可不能说。我做

工的，我不能不做工。即使我半夜到卡斯脱桥，明早八点钟就得起来做工了。真的，晴也好，雨也好，刮风也好，下雪也好，饥荒也好，打仗也好，我明天的工是不能不做的。”

“可怜的人呀，那你外表虽好，其实还不及我们了吧？”牧羊人的妻子答道。

“这是我的行业性质如此，先生太太们。这不是因为我穷，是因为我行业是那样的。可是现在我不能不起来走了，不然要找不到住宿的地方了。”但是，说话的人并不站起来，接着又说道，“为友谊的关系我想还有时间再喝一口酒咧，如果这杯里有的话，我早就不客气了。”

“这里还有一杯淡的，”番纳尔太太说道，“我称它为淡，其实还是蜂房第一次洗来的蜜哩。”

“不，”客人说道，讥笑似的，“我不愿意损害你们好客的美意，来取你们第二种酒。”

“当然不必，”番纳尔插嘴道，“我们又不是常常宴客的，我再替你倒满了吧。”他走入楼梯下的暗处，酒桶就放在那里。牧羊人妻子跟了他去。

“为什么你要给他倒酒呢？”她在梯下责备道，“这个杯够十个人喝的酒，他一会儿就喝干了；现在他淡酒还不满意，还要喝顶浓的！我们谁都不认得他！他的样子我一点也不喜欢，”

“但是他已经进了我屋子，亲爱的，又是这样下雨的晚上。又逢着洗礼的宴会。一杯酒算什么呢？下一次收蜜的时候，多着咧。”

“很好——那末就这一次。”她舍不得地瞧着蜜桶回答

道，“但是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哪儿的人，怎样会到我们这儿来的？”

“我不知道。让我再问他。”

这一次番纳尔太太很小的防备着，不让他象先前一样一口气把大杯的酒喝光了，她倒在小杯里递给他，大杯放得远远的不让他拿到。当他喝干了一杯，牧羊人重又问他的职业。

他并不立刻就回答，坐在屋角里的客人倒忽然说道：

“谁都可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造轮子的。”

“在这一带是桩很好的行业。”牧羊人说道。

“我的行业也随便什么人都知道——只要他们有猜得出来的智慧。”那穿深灰色的客人说道。

“要知道一个人干什么的，通常可以看出他的手。”那木匠说道，瞧着他自己的手，“我的手上都是刺，好象旧针毡上的针一样。”

坐在屋角上的客人本能似的藏起手来，他眼瞧着火，重又抽起烟来。那第二位客人却接着木匠的话，很灵敏地说道：“对的；我的行业却不同，印记不留在我身上，而反留在主顾身上。”

没有人起来解释这句谜语，牧羊人的妻子又提议唱歌。可是同样的发生障碍，互相推诿，一个说没有嗓子，另一个说把第一段歌词忘了。坐在桌边的客人此时兴致高极了，高声说道他情愿先唱，以解救这开场的困难。他把一个大拇指伸在背心的臂洞里，一手在空中舞动，他瞧了一会火炉架上牧羊人的亮刀，随口唱出来道——